



陕西短篇小说散文选

1949—1979

下 册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陕西短篇小说散文选

(1949—1979)

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26.5 字数504,600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250

统一书号: 10094.206 定价: (平) (上下册) 2.00元

牧场雪莲花①

叔 宽 浮

夏天里的一个日子，农场领导交给我一个任务：到山里牧场去拉羊骨头，好给八万亩丰产棉花制作骨肥。老实说，我虽然来农场当技术员快满三年了，但从来没有进过天山，也不知牧场是个啥样子。好在跟我去的还有一个大车队队长梁秉忠老汉；听说他在山里放过三年羊，当过放羊小队长，是个有名的“山里通”。有这样一个人作向导，我还怕啥哩！可是，谁料到大车队队长是个手脚非常迟缓的老头子，刷马、备车、上油，动作都是慢慢的，一个车整整套了两个钟头。好不容易才安排就绪，把车赶出大车队的院子，他却喊了一声：“窝！”把车停在路边，回转头向我说：“等一等，我还要上百货部买点东西。”说着连头也不回地向农场百货部走去。我望了望偏西的太阳，心里急得要死：坏了，坏了，非摸黑赶路不可，这个老汉真要命！光埋怨也没用，只好等着。过了足足有四十分钟，只见他手里拿了卷什么东西，满脸带笑地跑来了。我没好气地冲着他说：“你是买金娃还是买银娃，一去这

①雪莲花：生长在天山雪线上的一种白色微黄的花，状似莲花而花心无蓬。哈族人称它圣人草，这是一种稀有的药材。

么久！”他不但没生气，反而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把手里的东西向我照了照，说：“买东西总不能给啥要啥，谁都喜欢挑个自己合意的。”我根本没理会这些话，一连声催他快走。他把马鞭子一甩，槽子车就在公路上疾驶开了。他赶得又快又稳，就好象坐上小汽车一样。路两旁的防风林呀，棉田呀，渠道呀，忽地一闪就溜过去了。招来了阵阵凉风，呼噜噜光往人怀里钻，又爽人，又惬意。我这才明白老梁是赶车好手，满肚子闷气不觉一扫而光。正想问问他牧场的情况，低头发现车上他那卷东西被颠簸开了。顺手拿起一看，原来是一对绣着出水莲花的方枕头，便连忙给他包得牢牢实实，向他问：“老梁，你给谁买的枕头？”他回过脸嘿嘿一笑，直着嗓子说：“给我的小孙女。”这真是怪事，农场的人都说他是个孤老头子，连个儿子也没有，怎么突然冒出了个孙女？我好奇地睁大眼睛问他：“怎么，你还有孙女？”他放慢了马，怪不满意地盯了我一眼，说：“为啥没有！你到山里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梁秉忠有个好孙女。模样长得漂亮，心眼好得没法说，在牧场还是个有名气的先进工作者呢！”看他说得活灵活现，使人不能不相信。我又好奇地问：“你的孙女叫个啥呀？”他怪自得地回答：“叫雪莲花。”我吐了一下舌头，好响亮的名字呀！怪不得老梁买的枕头上绣着莲花，原来里面有名堂。但接着我就发现了一点破绽，紧着问：“为什么你姓梁，孙女却姓雪？”这下把老汉问住了，喉咙象叫棉花塞住了：“这是，是，是这……”我朝

他背上捶了一拳，笑着说：“老梁，你可得坦白，这究竟是咋回事？”他瞅着我憨笑了一阵，说：“好！坦白吧。”于是，他就在车上给我讲了这事的前因后果。

那是前年夏天的事。

咱们牧场成立不到一年，放牧条件相当差，技术设备更谈不到。上级虽说叫我当了个放羊小队长，事实上全小队就我一个人，是个地地道道的光杆羊司令。上级怕我这个六十多岁的人在山里冻坏了，还特别给我发了一顶小帐篷和一口小锅。说是帐篷，其实象把破雨伞，四壁透风，当顶冲天，风呀雨呀根本挡不住。就这样也是够特殊的了，我对这个照顾打心眼里满意。整天想的是怎样放好那一群雪亮得好象元宝似的羊只。可是，你想想，二三百只羊一个人怎么能照顾过来呢？特别赶上了剪夏毛，这又是个突击活，十天半月要不抓紧时间剪完，等到羊身上竖起的毛一倒下来，你神通再大也剪不成了。就在这个要命的节骨眼上，我接连地向场长“要人”。恰好有一天，场长骑着马来牧场布置剪毛工作，我又向他说了：“场长，你总不能叫我永远当光杆司令，到给我补充兵力的时候了。”他皱着眉头说：“没有法子呀，咱们场的困难你不是不知道！”一听口气，就知道没有希望了，不料他却说：“这样吧！先把新来的技术员暂借给你几天。”当时真把我给乐坏了，笑着问：“这个人工作怎么样？”他笑着回答：“当然是顶呱呱，保你满意。”我又说：“你可叫他快点

来。”他说：“明天就给你送到。”场长一走，我就把六、七把弹簧剪修了一番，忙活开剪毛工作。那知一连三天无音讯，连个技术员的影子也没见。我“唉”了一声，心里想：一定是场长的事情多，忘记了。没法子，豁出这条老命一个人干吧，说什么也要在十天以内收完羊毛。

第四天，山里微微有些亮，我就起来剪羊毛。还没有剪几刀，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女娃娃的声音：“老爷爷，到底找着你了。”我抬起头来，看见面前站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小闺女。满脸孩子气，头上扎着两根羊角辫，眼睛好象两颗水葡萄，身上穿着一体草绿色连衣裙，背上挎着大皮包。我就问：“你是谁家的小闺女？找我有什么事？”她笑嘻嘻地回答：“我是场部的技术员，场长要我来帮助你收剪羊毛。”我立时就象掉进冰窖里，从脑门冷到脚后跟。场长真会开玩笑，竟然给我派来一个小孩子，还是个女的；一天干不了多少事，反倒要为她操不少心。我把手一摆，说：“你回去吧！”她两只眼睛瞪得圆溜溜的，问：“咋啦！为啥打发我回去？”我板着脸说：“我用不着帮手。”她呼吃呼吃喘了半天气，那两根羊角辫竖了起来；我思量着她非和我顶起来不可，结果没有。她怪老练地笑着说：“老爷爷，这是场长命令我来的，我能不服从吗？”嗨！这句话可真的将了我一军。我脑子里连着打了几个转，突然问：“你剪过羊毛吗？”这下可把小闺女问住了，她结巴了半天，急得脸都红了，也没答出个所以然。我心里暗暗高兴：这下你可没话说了，非打发你回去

不可。不料她又嘻嘻地笑开了，说：“场长说了，老爷爷在放牧和剪羊毛上，很有一套办法。你跟上他学不了半天，保险就能掌握剪毛技术。这个老人心眼好，待人又和气，他准会把你当亲闺女看哩！”你听她的小嘴有多巧呀，谁听了耳朵也会发软，罢了罢了，这件窝囊事我认了吧！顺手递给她几把弹簧剪，说：“行了，你就在这搭个下手，每天能按时把剪子磨快，不耽误工作，就算百分之百的完成任务了。”她显然对这样分配工作非常不满意，狠狠盯了我两眼，小嘴撅得能挂上油瓶子。我装着没看见，埋着头剪羊毛，心里一股脑嘀咕：“小丫头，你千万别怪我，剪羊毛这套手艺不容易掌握。割破了自己的手事小，要是把羊拉一道口子，那就要了我老梁的命了。弄不好害个破伤风，再来个传染病，这群羊就赔了老本了。”

我连着剪了两只羊，发现剪口有点钝，就往地上一放，正想问她剪刀磨好了没，还没抬头，她就一手拿把剪刀伸在我面前。原来她磨好剪刀，就呆呆守在一边看我剪羊毛，那两只眼睛瞪得可真圆啊！

我趁手接过来就剪。不错，刀口磨得真利，嚓嚓嚓剪得真顺手，不到一个钟头就剪完了一只。这把剪刀刚钝，她的第二把剪刀又伸了过来。我心里一高兴，就笑着表扬了她两句：“好助手，磨得真不错。”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脸皮稍微动了一下，大概心眼里还在生我的气哩！就这样，工作到太阳偏过头顶，我也记不清剪了几只羊，又该是换剪刀的时候，但她这回却没有把剪刀递给我。我说

了声“剪刀”，没人吭气。我又说了一声，依然没人应声。抬头一看，只见几把磨好的剪刀放在一旁，人却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心里暗笑着说：“一定是玩去了，到底是个娃娃！”

我一口气剪了四只，累得腰酸腿疼，手指头也僵硬了，就给自己下命令：“收工！吃点喝点再说。”那知我走回帐篷，只见小闺女已经做好了饭在等我哩！帐篷上的洞也补好了，一大堆脏衣服全洗过了，就连那条黑得象抹布的单子，也洗得干干净净，平平展展。我楞着望了半会，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她又端来一盆温水放在我面前，细声细气地说：“老爷爷，洗脸吧！”我一见这情景，心里泛上一股说不出的味道。她又催了：“老爷爷，洗完了好吃饭。”说着又从她的大皮包里抽出一条新毛巾，放进盆子里。我也不知道脸是怎么洗完的，一碗热腾腾的细面条又到了我的手里。老实说，我老梁六十多年风里来雨里去，白了头，折了腰，从没享受到这样的照顾，从没过过这样温暖的生活，不禁喜在心头，眼眶子都有些湿润了。我真不知说些什么好，只得说：“小闺女，你的心肠真好。”她有点不好意思，忸怩着说：“老爷爷，你成年累月在山里放羊，给咱们牧场创造财富，忙得连自己的事情一点也顾不上，我替你洗几件衣服是千万应该的。”她还说：“我做的这点事和老爷爷的工作比起来差远啦！”我当时一听，感动得什么话也说出来了，心里一个劲捉摸着：咱们党教育出来的年轻人，这么体贴老战士，爱护老

战士，真是一个个都象珍珠似的放着光，爱煞人。

吃完饭，她把羊揽在一起，挨着个检查了一遍，夸奖羊只真肥。又背上她那大皮包，说要到邻近的哈萨克阿吾勒（牧村）去一趟。我叮咛她早点回来，她答应了一声，就跳跳蹦蹦地走远了。我就坐在石头上，一面巴哒巴哒抽旱烟，一面寻思着给她安排个睡的地方。这顶小帐篷只有单人蚊帐大，勉强只能睡一个人，干脆就让给她吧！免得冻坏了她；年轻人的身子骨毕竟嫩着呢！想着，我就把毡子，被子，扫了又扫。又把帐篷透风的地方堵严实，坐在石头上等她回来。谁知等到太阳落山，星星满天，还不见她的影子。我生怕发生了问题，就跑到阿吾勒去找她。原来她正在熊熊的篝火边给老乡的羊只注射呢。才一个下午光景，她就和牧民们混得烂熟，对着老年人叫阿达，见了妇女叫阿娜，亲得真象一家人。老乡们都对我夸奖她是个好孩子。她一边注射，一边和周围的老乡又说又笑，引逗得大伙嘻嘻哈哈笑个不停。我心里高兴地想：小丫头见人就亲亲热热的，谁见了也会喜欢。她一直忙到多半夜，直到月亮升上来，她才告别老乡往回走，又对老乡说明天还要来注射。回到驻地，她说什么也不在帐篷里睡，说自己是个年轻娃娃，在露天地里睡惯啦，冻坏了老爷爷可了不得。我死活都说不转她，就把脸沉下来了：“你再不听话，老爷爷一生气就要把你往回撵！”她根本不在乎，嘻嘻地笑着说：“我知道你吓唬我，其实心眼里才舍不得呢！”惹得我忍不住笑了，没法子，只好依着她。我把皮

大衣、被子，一齐搬到外面，给她打了个地铺，她再不好意思拒绝，就裹着皮大衣睡下了。唉！如今的年轻娃娃，都是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小狮子哇！招呼她睡好，我实在不好意思往帐篷里钻，就索性拉片破毯子，也睡在外面。没有多久，我迷迷糊糊地觉得身上怪暖和，心里感到奇怪。坐起身一看，原来她把皮大衣和被子盖到我身上来了，她睡的地方丢下一件褥子，而人却不见了。我心里吃了一惊，连忙起身四下张望。在光洁四射的月亮下，我看见她一个人在羊圈跟前弯着腰不知做什么，夜风送过来一阵阵嚓嚓的声音。我轻手轻脚走到她跟前，这才看见她一个人偷偷地学着剪羊毛哩！她抬头看见我，就象小孩做错事那样把剪刀往身后一藏，怪难为情地向我傻笑。我心里不知是疼还是气，就猛丁地冲她说：“你是不要命了，忙活一整天还不睡觉！”她没有吭气，两眼望着我直笑。我又说：“简直一点不懂事，累垮了身子怎么办？”她这时在地上蹦哒了几下，把身子捶打了一阵，噘着个小嘴说：

“老爷爷，你怎么把人瞧扁了。我又不是玻璃娃娃，摔打两下就破了。实在是睡不着嘛！”我说：“年轻娃都能吃能睡，偏偏你特别！”她嘻嘻笑着说：“场长叫我来剪羊毛，结果连个剪子也不会使，将来回去咋有脸给场长汇报？老爷爷，你忍心看着我挨批评吗？还是替我出个主意吧。”这一来，我心里那股气早就没影了，笑着说：“你先睡吧，明天我保证教你。”她把嘴一咧：“不，今晚学不会我就睡不着。”实在缠得我没办法，就只好在月亮底

下教她。这丫头不光性子要强，心眼也灵得出奇，不大一会，她剪得就非常顺手。我看了看剪过的地方，毛茬齐整，光堂平滑。我一把夺过她手里的剪刀，说：“好了，成绩非常优秀。该休息了。”她着急地说：“老爷爷，让我把这只羊的毛剪完吧！”我说：“不行，把劲留下明天再使。”她无可奈何地说：“好爷爷，我听你的话。”说着就连连打哈欠。我知道她累坏了，瞌睡了，就扶她到帐篷里，重新把被褥抱进来，怪严厉地下命令：“这回非在帐篷里睡不可，要不然爷爷真的生气了。”她顺从了。我又盖着毡片在外面躺下来，可心里想着一整天的事，翻来复去总是睡不着。

天刚亮，我就把水烧好，喊她起来洗脸。她略微有点不好意思，埋怨着说：“真该死，竟然叫老爷爷喊我。”我故意逗她：“谁叫你昨夜睡得那么晚？”她笑了：“爷爷真会揪小辫子。”刚洗过脸，才说剪羊毛，不料几个牧民慌里慌张地跑来了，围着她一个劲叫“道克特”（医生）。我吃了一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几个牧民的汉话说的非常别嘴，结巴了半天也不知道啥意思。后来他们向我说哈族话，这才弄清了来意。原来是居努斯老人的小女儿病得很厉害，想请技术员去看看。我把意思翻译给她，她二话没说背起皮包就走。我一把扯着她，着慌地说：“真乱弹琴！你是个羊医生，怎么能给小孩看病？”她说：“可以，我当过卫生员。反正咱不能眼看着老乡的孩子得病不管。”她又拍拍皮包，说：“来时，就怕有人害病，还带了点药呢。”

她和牧民们走后，我就一个人工作起来。一只羊还没剪到一半，我就剪不下去了，心里沉重得象压了块石头。万一她看病出个漏子，造成坏影响就很难挽回。于是，我决定还是去看看。好不容易找到居努斯老人的帐篷，只见里面围着好多人，都悄悄地睁大眼睛看她给小孩注射。全帐篷的人都把视线集中在她那双灵巧的小手上。仿佛小孩的生命，牧民们的希望，居努斯老人的幸福，都要由那双小手来决定。我的头嗡的一声胀大了，心咚咚咚地跳个不停：小鬼呀！你人虽小，肩上却挑着比天山还重的担子，你撑得住吗？你不害怕吗？注射过了，小孩子依然昏迷不醒，呼吸堵塞，脸蛋火红。她听了听，接着就把嘴凑到小孩的嘴上，用力吸了十来下，只听呼的一声，什么东西到了她的嘴里，小孩哇地哭出声来了。就在这时候，全屋子的人都轻松地嘘了口气。我看见她满脸都是汗水，把嘴里吸的痰吐在地上。居努斯老人把她拉到怀里，眼泪汪汪地话都说不出来了：“我谢谢你，谢谢，谢谢！”接着抹了一把泪，问道：“好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她羞怯地说：“叫薛莲花。”居努斯老人显然是把“薛”错听成“雪”，兴奋得胡须都抖动起来，大声地说：“好个雪莲花，圣人草，我终生也忘不了这个比金子还要贵重的名字。”接着，全帐篷里的人都“雪莲花”、“雪莲花”地呼唤开了。

从那以后，她的名气就在牧民中间传开了。她每天紧张地收剪羊毛，还要抽空给牧民们看病。仅仅七天，剪羊毛的任务就完成了，那个小孩的肺炎也好了。在她临回场

子的前一天，她给牧民整整看了一天病，我们的小帐篷变成了人来人往的诊疗所。我先挤在人堆里看了一会热闹，接着就思量着送给她一件什么礼物，好表示我老汉的一番心意。送什么合适呢？山里又没个百货商店，有钱也没处买。左难右难，还是送她个山里的特产吧！我就一气跑了三十多里，爬上一座雪峰，摘了十几株雪莲。又拔了一把野蒜和野韭菜，掺合着羊肉包了顿饺子。等到傍晚，看病的牧民全走光了，我就把煮好的饺子端给她，她也不客气地大吃起来，满嘴夸奖爷爷的手艺好。吃着吃着，她嗤地笑了一声。我奇怪地问：“你笑啥？”她不吭气，只是抿着嘴一个劲笑。我又问了几遍，她才说：“我笑你真象我爷爷。”我叹了一口气：“可惜不是。我要有你这个孙女，就真算有福了。”那知她忍住笑说：“你看我好，就收个孙女吧！”我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怕是听错了，连着问：“你说啥？你说啥？”她怪认真地说：“我愿意当你的孙女！”我吃不下去了，只觉得鼻子有些发酸，急忙走进帐篷取那束雪莲……

老梁刚说到这，车子猛地晃荡了几下。搭眼一看，原来三十多里戈壁滩已经走完了，车子拐进了天山口，在峭壁的夹道里向上缓缓爬着。老梁吆喝了两声马，又回过头对我说：“我老梁不知道那辈子交了好运，临进棺材还收了这么好的一个小孙女。要提起她在牧场里的表现，那真是三天三夜说不完。大雪天把羊往冬窝子里赶，过老风口时雪把路埋得好严实，她就在前面给羊滚了一条路。蹚冰

河时一趟趟地背羊羔，把她差点淹死。有一晚丢了三只种羊，她踩着半人深的雪找了半夜，路上还和狼干了一仗。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山东老解放区长大的，在朝鲜战场上当过卫生员，停战后才转到咱们牧场来的。说真的，自小受革命教育，又经过战争锻炼的人，就是和一般人不一样。”老头越说越带劲，脸上充满了自豪而又愉快的神情。我心里也急着想赶快到牧场，去看看这个姑娘。

槽子车在场部门口停下来。老梁拿起那包枕头，笑着说：“来，先领你去认识我的孙女。”我跟着他走到一间门上写着“化验室”字样的屋子前，推门走进去。里面一个满脸雀斑的女同志在工作，老梁笑着介绍说：“这是场长的爱人刘同志，这是农场的岳技术员。”说着，他的眼睛向屋子里扫了一圈，问：“怎么不见我的孙女？”刘同志说：“她调走了。”我和老梁都楞住了，老梁着急地问：“调到哪里去了？”刘同志笑着说：“调到昆仑山牧场去了，帮助塔吉克族同胞发展畜牧业。”老梁埋怨了一声：“怎么不给我说一声。”刘同志说：“走得很急，昨天早晨来命令，下午就走了。对了，你孙女临走留下一包东西，托我捎给你，快跟我到宿舍去拿。”我跟他们一道走到外面，望着那灿烂的雪峰和羊群，虽然感到有些失望，但心里却涌出一种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祝福：愿那株勇敢可爱的雪莲花，更光艳，更美丽，开放在遥远的昆仑雪乡，开放在塔吉克牧民中间。

1958年7月31日南梁

工 人

韩 起

难道到了工厂，穿上工装，就算是工人了吗？

——章明昌师傅的话。

人的一生中，总要遇到很多很多人。有的人，一经分别，岁月的激流很快就会从你的记忆中将他冲刷去，有时甚至连一点痕迹都不会留下；而有的人，离别之后，岁月的激流将会对于他的记忆，滋养得越来越鲜明，越来越深刻。仿佛栽种在记忆中的松柏，年代越久远，越是根深叶茂……

我深深地怀念章师傅。

一九七五年，厂区林荫道两边，玉兰花刚刚绽开雪白的蓓蕾。我们这批刚进厂的年轻人，整天兴致勃勃地议论车间的师傅们，满心憧憬猜测：谁将来是我的师傅？

一个星期当中，我们把车间所有师傅的工种、技术、相貌、脾气、政治面貌，甚至家庭情况，都议论过了，话题不由得凑到一堆儿，都谈起车间最有名望的钳工师傅章明昌。

天津三条石，在今天，是以旧社会资本家压迫剥削工

人残酷而著名全国的。章明昌就是这里出来的工人。听说，他很小就成了孤儿，父亲和母亲，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头反抗资本家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工人运动中早早地死去了。多亏一位师傅收留，带进厂做童工，才没有冻死在街头。可是那位收留他的师傅不久也牺牲了。

章明昌凄苦的身世虽然传闻不少，然而传说他技术的高超，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十六年前，他曾用手工加工出一件壁薄三毫米的铜质圆球形体，连当时在厂的外国专家都惊呆了。二十多年来，他一直是车间唯一获得免检权的工人。

不过，我们议论得比较多的，还是章明昌的“怪脾气”。他是七级工，几乎年年被评为劳模。据说，过去两次给他定八级工，他都没要。理由是：“我师傅才八级工，我怎么赶得上我师傅？”干部科想提拔他做车间主任，他说什么也不干。他的爱人一直在河北农村，厂领导照顾他，要把他爱人和孩子迁到厂里，可是他坚决不同意。

一九六〇年，在厂的外国专家突然撤回国内。他从厂部开完欢送会回到车间，立即写了入党申请书。当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们这样议论着，在心头塑造着可亲可敬的章明昌师傅。

我们都猜：谁将来能当上章明昌的徒弟呢？

从这不难想象，三天后，当人告诉我，我的师傅就是

章明昌的时候，我是如何的高兴啊！同伴们羡慕我，祝贺我。接连几天，我高兴得夜里睡不着。我知道这些日子章师傅在兄弟厂搞协作，我就一天几次问我们徒工学习班的领队：“章师傅回来没有？”

我终于见到了章师傅。

他，五十岁左右，个子不高。两鬓已苍白。眼睛不很大，眼光却是那样的深邃、柔和。腮邦略显得凸出一些。一眼看得出来，他是一位胸有成竹厚道而心地善良的人。他穿了件褪色的兰棉衣，虽然打了几处补丁，右胳膊肘的地方还是开着花。劳动布的工作裤，膝盖处也打了补丁。唯有皮鞋，虽然旧了，但仍揩拭得很光洁。

当车间老主任给他介绍我的时候，他温厚地笑着，左手握着右手，一句话没说。车间主任走了，他才指着一位三十来岁的高个师傅说：“这是王师傅。”

介绍完小组每一个人后，他说：“你慢慢就熟了。”

就这样，我认了师傅，开始了我的工人生活。每天早晨六点，我跟章师傅一起起来跑步。我听说章师傅几十年没缺过一天勤，大概也是他长年坚持跑步的成果吧。上班了，章师傅从车间端来满满一抽屉活儿，放在铸铁平台上，坐在他钳工桌边，抽着烟，慢慢悠悠说：“大家拿吧！”

这时工厂的规章制度，由于种种干扰，有许多还没恢复起来。有的人总是挑简单省心的活儿干，而不拿复杂难做的活儿。所以，前者总是很快取完，后者又总是剩下不